

故宮
珍
藏
本
刊
集

繪事雜錄·清宮書畫總目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 464 冊子部藝術類書畫

故宮博物院編

繪事雜錄

清宮舊藏歷代法書名畫總目

海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故宮珍本叢刊.第464冊,子部.藝術.書畫/故宮博物院編.-影印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2

本輯包括:繪事雜錄/佚名編·清宮舊藏歷代法書名畫總目/(清)佚名編

ISBN 7-80645-871-9

I.故… II.故… III.古籍-善本-故宮博物院-叢刊 IV.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75846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464 冊

子部·藝術·書畫

繪事雜錄 清宮舊藏歷代法書名畫總目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3.25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871-9/Z·38

定價:5600 元(子部藝術 30 種 36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畫

大畫道之中水墨為上筆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咫尺之圖寫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充爾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筆下先立主賓之位次遠近之形然後穿鑿景物擺布高低筆無令太重。則濁而不清不可太輕。則燥而不潤。然筆過度則不淨碎碎繁繁則失神發樹枝在長右短左石勢上重下輕擺布裁掇勢使相復上下雲煙既秀不可太多。則散漫左右林麓頓疎不可太繁。則拍塞初舒水陰忌為浮沉之山次布路岐莫作連綿之道至山景宜高聳若山頂要奔趨山頂高峻無使傾危水頂深遠勿教難涸路要曲折山景高低孤城置之遠邊墟市依於山脚雪天不用雲煙而景無多遠近山舍仍居隘窄漁翁要在平灘朝晴是朗暮雨陰陰舍屋不在多間使釣有時而作藤蘿依纏古木雲素蘇山頭高山雲鎖其腰古樹垂其脚遠水榮舒而米運用雲煙以斷其派惟石峻巖而主仍頂上阜山培其根石頭圓混鋒銳八面棱層木要交又柱幹四時枯茂風拔木暮雨崩崖度流則秀時平灘深闊則陡產五下簷坡之土必矮高低則地淺煙林之木必正疎密則松整重若切忌頭齊群峰布宜高下孤峰遠設野水遙施路通時隱時顯橋梁或有或無遠怕陰懷近嫌重濁頗佳坡石不用頻施峻嶺枯槎也宜少作遠煙遠嶺未覺起失朝臥密樹林密備防他版刻山原峻險依稀難辨猶存崖岸便再隱約雲林際隔平川山遠春華繁華而水流水泉冷冷彷彿遠多楓撲布兩路有明有晦起雙峰陡高陡低霧雲雲霧欲晴煙霧騰散而喬木聳立蟠屈者一株而林亂石礪堆奇峯者三塊兩塊點綴筆跡間密鼓石脉以重分輕而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莊着數樹以成林枝石抱體山崖合一水而垂瀑泉不亂流渡口宜寂寂行人須是疎。後再攝之橋梁且宜高倚着匠人之釣艇低也無怪懸崖峻嶺之間好安塔水峭壁

峻鉤鎖處取出承源于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其處平地棲基偏宜高樹映人家山寺觀雅緻奇松楓樓閣遠景煙籠深巖雲鎖鎖當路高懸各帆過風張掛近樹惟宜拔送遠山莫要安排亭庵不在常施樓觀仍須間作人物轉換多版野舍猶防相似氣則豪春山明媚夏木蒼陰秋林搖落蕭疎冬樹殘柯安怕樹根栽掃龍爪宛若如拳石布峻峭根脚要頂帶土宜水不過三轉彎過水不過兩重使天一道飛泉瀑瀉多端徹底翻騰巨浪奔瀾并依煙波茫。雲江浩。山無獨木石不孤單林煙一帶使休古木數株而已喬木枝疎平野矮窠空布山頭孤煙遠似水邊倚蕭疎似后脚野橋野渡遙通竹塢人家古寺蕭疎掩映如林佛塔若水濱而微覺夏澤澤而彌漫秋潦盡而澄澈寒泉個個不凝此新窠肥滑岸石須要欹岩古樹植樹景物莫遠者壩分清濁處幾輕重相垂渾渾重重輕病在偏枯損體山高水小千岩萬壑要低昂聚散之不同疊嶂層巒但起伏峭嶺而各異不迷期倒回還自然遊戲三昧心階歲月之久自能探壺玄機悟理者不在多言學之者還從規矩唐王維山水訣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此其法也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高無雲層遠水無波隱。似有此其式也山腰雲塞石壁泉瀑星樹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分兩岐掛着頂額水着岸基此其訣也凡畫山水尖峻者峰平夷者嶺峭壁者崖有穴者山圓形者懸壁石者巖而山夾水者洞天路者壑水注川者溪泉通川者谷路下平土山者坡似土而高者阪至能辨別乎此則知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雲叢峰之攝拱列群岫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連水不得連近水山要迴抱水要盤迴茂林古寺樓觀可安斷岸頓以小橋宜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絕處古渡山絕處荒村水澗處征帆林密處石舍懸崖古木根露而藤條臨崖石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遠則疎平近則

森森有葉者枝葉無葉者枝硬松皮似鱗栢皮纏身生於土者偃長而勁直
長於石者秀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慘淡以蕭森凡畫山水須按
四時春景則露鎖煙橫樹林隱、山色堆青遠水拖藍夏景則林木森天綠
蕪平阪倚雲瀑石近水也秋景則水天一色簌、疎林隱隱煙雲虛渺
汀冬景則地為雪水沒沙平凍雪匝地酒旗孤村漁舟倚岸樵者負薪風
雨則不分天地雜耕東西行人傘笠迥分衣衣有風無雨而景斜披有雨無
風枝葉下垂而露則雲收天如海露依稀山光淺翠個個斜暉暈則千山
欲曙輕霧索、朦朧殘月氣象甚微暮景則山脚落日大火疎離僧投遠寺
帆卸江濤行人歸急生搖岸柳或煙斜霧橫或遠山雲歸或林江古渡或荒
塚斷碑或洞庭春色或滿湖霧迷如此之類謂之畫題筆法布置更在臨時
山形不得重犯樹頭不得重疊樹梢山以為骨山插樹以為衣樹不可繁要
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先輝主能南意于此頓會心于玄微 畫
懶石不硬心怯水不堅筆尖樹不老畫濃雲不輕 荆浩山水賦

○宋象先少時畫筆苦恨無前人深遠闊澤之趣一日於鵝溪橋上作小山景不
如意急湍去之故墨每三揮染即有悔見自後作畫多再澀去或以細石磨
絹要令墨已着入絹後 沈杜作墨品常曰搗和墨差去故膠丹入新膠及出
灰池而墨堅如石通洛李氏對懸法 春諸記聞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五用黃白粉青藍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
也其墨畫或紫或黃一色而已不用他色 齊書錄

○古之善畫者各有師承姑載其詳述所記昔明帝時王康衛協師齊不異顧惟
之張墨司高師衛協史道碩王微師司勳衛協戴逵師范宣遠子敬叔第顯
師父宋陸探微師顧惟之探微子經弘南亞師父顧實先來倩師陸探微倩
子虞師父顧駿之師張墨張則師吳殊吳殊師江僧寶劉胤祖師晉明帝胤
祖弟紹祖子瑛蓋師胤祖南度姚子度子什惠覺師父道遠師顧實弟伯遠
敬賜僧珍師道遠沈攸持師謝赫周景明師曹仲達毛惠遠師顧惠遠并惠良

子後並師惠遠梁末昂師謝赫顧張僧繇子善果僧惠並師父解倩師顧松
遂道敬佳實顧師張謝江僧實師表陸及戴北齊田僧亮師惠並曹仲達師
表隋鄭居士師張法士弟法輪子德文並師佐士孫尚子師顧陸張鄭陳其
見師楊鄭李雅師張僧繇王仲舒師孫尚子唐二閣師鄭張揚展長壽何
長壽並師張尉遠乙僧師父陳庭師乙僧新智美師曹吳智敏師學實王智
慎師閻擅智敏師董吳道主師張僧繇盧棱加楊展先李生張藏並師吳劉
行臣師王紹應韓輪陳日師曹霸王紹宗師殷仲容各有師資迥相倣效或
自開戶牖或承及門播或青出于藍或水寒于水其原流固可攷而知也 顧
開初說畧

吾鄉家舊有徐處士碧樓畫蜀圖但二幅吾鄉每歎關其年也微顧一旦訪
得之乃從吾鄉借半圖吾鄉唯命但謂端即愛而欲得其叔爾微顧命畫者
林軸成全國拾吾鄉以觀因卷以贈一時感傳人已悚異厥後崇中謂之就
日圖者是已太上天縱雖尚已著龍潛之時也及即大位離意訪求天下法
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至末年
南方所藏率舉十計實熙朝盛事也吾以宣和癸卯歲嘗得見其目美唐人
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十八百餘幅類者三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
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字字不可勝會獨而吾人則有數矣至一王破范
致神諸帖真奇絕蓋六為多焉又御所祔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
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下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雄烈女完節圖
第三自餘姑教顧陸僧繇而下不與者吳孫權相時人畫是者高貴卿乙也謝
雄上晉人烈女謂綠珠實當時所罕又加顧長席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
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謝法士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青陽
宮圖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且至唐人圖歷已不足數然唐則度人使
者有河河南宇而閭閻後繪其相類多有此於今無復舊觀矣海令人短氣

蓋時既好尚世因爲之傾軋亦爲時病此則良過矣 鐵園山叢錄

畫山不畫水不畫物不畫石不畫巧不畫孤不畫路不畫直不畫境不畫重
畫貴不畫醜不畫賤不畫清不畫濁不畫俗不畫古不畫今 丹青志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骨髓始客曰惜此神技創于釋人子曰蝶堂脫身
于破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畫祖矣 蝶堂畫集有南北宗分六同時氣運

相和散也南則王摩詰畫佛出神出法爲文人則山景開闢操筆且
二筆子久研明松雪梅更迂前以至明興沈文憲燈無畫北則李思訓風骨

才峭揮掃躁勁爲行家建樓畫趙幹伯駒馬遠夏圭以至戴文進吳小
仙張平山輩日就孤禪衣鉢塵土分 宋少陵云高簡詩人意今人刻意求簡便

在倪迂不刻意求簡便爲倪迂不可得也 抱之有神換之有肯玩之有聲
唐人云汗漫一筆耕一草一本按神靈恍惚畫中有物物中有聲此僅

爲智者通呼嘉降而後神肯且之況聲乎 齋齋齋如松長萬遠山疎簾
如五七言能含箇食入保永唐史陽筆愈更難 董北苑之精神在雲間

趙承旨之風韻在空閑已而交相非非也董也非因張之流弊流弊既
極遂有矯枉至習矯枉特爲同張半成流弊其中機微備述去古愈遠自主

愈贏何不尋字覓派打成冷局非北苑承旨非雪間非全圖非因派非矯
枉非孤蹤獨鶴要茲自得 格山于春如慶于夏如競于秋山病于冬山定 拙筆

與墨索難相連具境而欲之清濁在筆有微而勢之隱顯在墨 米襄陽用
王洽之濃墨亦以破墨積墨焦墨融厚有味予讀天隨子傳悟飛墨法輪

廓布微之復稍背煥漫以顯氣韻沉鬱令不易測題曰曉然數毫燈日夫緒
蠟酣濕呼或醺而都一墨大千一點塵刹是心所現是佛所說 寒山凡大

此予論筆尖筆根即編本鋒也一日從晉人渴筆書得畫法題曰樹松房
山肯實 後蒙草首雪其中心筆悅顧安窮真意古人云畫無筆跡如書

家欲得筆勝觚大揭作山水畫常是狂筆不計筆 近日畫少丘壑習得

概而概後法耳 大痴謂畫須留天地處位當佳也子每畫雲煙者底竟筆

突出一人縱之有振衣千仞勢客謂之子曰此以龍項爲意見雅諸岫可
以不呈巖脚初可巧以不露令人悟之 拙筆之外客曰古人寫松樹竹竹

一枝節方其勢善用全幹繁枝而無味此意予予曰然 行家位置相
寒不虛情韻時減偏以驚雲霞雲霞東來龍龍便有活機米氏謂王維畫見之

景多皆如刻畫不足學惟以雲山爲墨戲雖偏鋒論亦不可無 古人有語
落處殘剩處撇筆處 郭河陽云遠山無欲遠水無波遠人無目子云遠

山有手無曲遠水有去無來遠人宜孤不宜侶 一幅中有不緊不要處特
有深致 胸中有完局筆下不相應舉意不必然落楮無非是機之離合神

之去來既不在我亦不在它臨紙操筆時如雷轟欲戰又同欲戰頭取勝
矣 先察君臣呼應之位或山爲君而樹輔或樹爲君而山佐此後奏皆傳

墨用朽炭踏踏更易神氣氣索愈愈方 宜右云水墨刷色爲上試然
然操筆時不可作水墨刷色想直直了局墨韻既足則刷色不妨刷山石點

苔水泉帶帶常情也時明之得若仲圭之橫若若二氏之一種今之學二氏
以若取肖鈍僕也古多有不用苔者恐廢山脈之巧障礙法之妙令人畫不

成觀必須禁點不見婦女漆廊之誚 郭熙云作畫先命題爲上品無題便
不成畫此語近于膠柱鼓瑟古人作詩或有詩無題即命題亦可以無題題之

美題在詩尤其響不之天而之人乎徐登遠云宴坐飽時詩將自至屢之不
去得句成篇題與無題于詩何有良工繪事有布置而實無布置而實而

實有布置象之兩有不必意意之兩有不必象理不離于異見事不關乎理
用此中一着些子便利判人天何暇命題或者脫局賞心猶切指語固無不可

自題非工不工用古用古非解不美無題題與畫互爲注脚此中小失矣
唐千里 古來豪傑不得志于時則隱而推而隱而不仕此意托意于草管

有韻語無聲詩借以送日故仲臺構景無非拙出自家面目今人畫漁耕

妝題不達此意作個穉夫猶父位優于釣鏡成施于燕雀略無坦通自得之
教令識者能倒題元以帶多不用款或隨之石路題書不精有傷畫局後
來書繪並工附懸成觀迂迴字作通或詩尾用跋或跋後附詩隨意成致
宜宗文衡山行款精整沈石田晚年題寫後每侵畫位題多手題白陽輩
效之一幅中有天然候款處夫之則傷句意臨摹古人不在對瞻而在神
會自意取結一塵不入似而不似而不似而似不若思議 孫慶習石筆畫而
孫慶哉然李何學工部詩而李何各別雖並被觀創而悟走虎而成其為師
也非上上根不祇 董源以江南真山水為稿本黃子望隱廬山即寫廬山
皴色俱肖且日素事觀過雲遠樹懸臨動不捨郭河陽至取真雪勢傳作山
勢兀稱巧賊應知有人稿本在大塊內吾心中慧眼人自能觀者又不可機
實料低你諸君生匠也 藝顧漢中題倪迂畫云初以筆源為宗後自題所
于林園云此畫得別開遠意非王蒙輩所耐事見但未免有前人石晚年隨
意抹抹也 柳子獨行服舊備一日燈下作竹板傲然自得晚起展視全不
似竹迂笑曰全不似度不容易到手 有一畫史日間作畫夢即入畫晚復
醒夢境盡入神遂有蝶屏流水鳴牀上魚躍水龍能破垣梅性之作直
標主化蓋像山河大地器類皆皆自性現其間卷舒取捨如太虛片雲寒
潭雁然而已 車夢一家不可與論畫要妙一家不可與論筆畫 昔人之
看畫以林泉之心臨之則高以勝修之心臨之則卑則品不可與賞心者同
有語也子故云畫道看精神偏主論到黃金氣不靈 今見畫之商賈畫
曰士夫畫也以無妄福也字語指行家行身不知之值李成范寬父子在
子瞻無李伯時筆時士夫也無字語于行家乎 世人遇世人畫則賞
解人遇解人畫則賞者相近也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無其人故無其畫 吳郡
沈顯書

夫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也所謂六要者氣韻筆力一也格制俱老

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厚四也來去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所謂六
長者氣韻永年一也格制永年二也細巧永年三也狂怪永年四也無墨永
年五也平畫永年六也既明彼六要入審彼六長難養快盡版壓周無自
然至于別識矣大凡觀畫抑有所忌且天氣陰冥風勢飄迅屋宇向陰暮夜
觀燭皆不可觀何哉謂其志不能極其奇而難約以六要六長也必在乎
其露清虛室而南依正壁而張之要當神神神應能目以觀之且觀之先
觀其氣象後定其士就次根其意決其理此乃宜畫之鈴鍵也是故見短
勿詆近求其長見功勿夸遠求其拙夫善觀畫者必于短長工拙之間執六
要過六長而又揣摩研要得三品三品者神妙能也品第既得是亦長短
敦舉工拙自昭然矣大抵觀耕教者尚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象歸依觀
通流者尚孤閑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體態觀書數者尚剛捷操履觀花竹
者尚艷麗閑野觀禽鳥者尚毛羽翔舉觀山水者尚平遠曠曠觀鬼神者尚
勛力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今之人或捨六要索六長而能致此者何
異保木求魚汲泉得火未之有也 宋大梁劉道明聖朝名畫評序

古來畫傑不得志于時則隱即隱而不出性、托意于桑竹有韻語無聲
詩借以送日故仲毫構景無非括出自家面目今人畫道粗精收題不達此
意作箇穉夫猶父位優于釣鏡成施于斤斧畧無坦通自得之致今識者能
倒 畫有一格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要在荒泉宜酒落雲烟出沒野徑迂
迴松樹龍蛇竹散猗猗而 有一畫史日間作畫夢即入畫晚復驚覺每不
神遂有蝶屏流水鳴牀上魚躍水龍能破垣梅性之作直標主化蓋像
山河大地器類皆皆自性現其間卷舒取捨如太虛片雲雲霞雁屬然而已
觀畫之法見短勿詆更求其長見巧勿譽反尋其拙 大凡觀耕教者尚
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象歸依四象者謂有四因王之子有蓮華門或四
胡夷或比丘像度喜笑門觀道流者尚孤閑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體態謂

有貴賤中外也仍觀折筆承較停分形貌觀默者尚則提攝屬觀者尚則
尚觀觀開雅觀禽鳥者尚毛羽翔舉觀山水者尚乎遠瞻瀟灑鬼神者尚筋
力更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 現過晚年隨意掃抹如獅子獨行脫落倚
侶一日燈下作竹傲然自得曉起展視全不似竹這笑曰全不似處不容易
到耳 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出人羽客大都以墨汁淋漓烟嵐滿
紙雖如無天容如無他為工 百景媚等十餘種皆墨則雨潤綠則露鮮綠
鳥棲息動而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達斯為妙品 古人畫景謂之於本前
筆多寶善之蓋其筆下不任意處有自然之妙意和紹興所藏於本多有神
妙者畫塵

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

經營位置六曰傳摹移舊六法精論萬方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

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奪得復不可以歲月對些弊神會不

知然而然也故氣韻生動出于天成入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絕倫傳

果得宜意趣有餘者則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畫

有三病皆禁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虛全虧取與物狀平

福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鈎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

不行常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 氣韻筆力一也材料俱老二也度

果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此六要也 麓

園求筆一也解法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往怪求理四也無量求筆五也

平畫求長六也此六長也 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迫塞二曰遠近不分三

曰山無氣脈四曰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夾隙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

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僵僵十曰接開錯雜十一曰漏淡失宜十二曰點

染無法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

以明之且顧惟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關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惟出

天然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張堂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
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關仝范寬重唐士迹徐熙
黃全之雖前不稱好筆蹟後無復健健惜使士李王之輩復起遠奪陳唐之
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 若畫如者美人其風神
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令人看古跡必先求形似次及傳神次及事理殊非貴
鑒之快也宋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命名好勝過物
收置不遺聽聲此謂好事者賞鑒則大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臨畫
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拘以所見繩律古
人之意就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過不可看畫寒暑不得其佳最為害物

唐八五代絹畫麗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唐宋也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

縷精神迥出傷者雖極力仿效而粉墨皆浮于縷畫之上神氣亦索然盡古

人筆法固熟用畫精到和氣亦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微一覽而為畫矣

凡畫氣韻全乎時心神彩生于用筆用筆之新斷可識矣故愛者稱王獻

之能為一筆書陰探微做一筆畫非謂能一筆可成也乃自始及終連綿

相屬氣脈不斷亦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像應神全思不竭而筆不困也 衛

永昇輯繪妙

大畫畫本同出一源蓋畫即六書之一所謂象形者是也虞書所云載施物采

即畫之淵籀矣古五經皆有圖余入見有三種圖致一書是年與冠冕章服

象服輪袂并祥之類皆朝廷曲禮所係後世但照舊本言語想像為之直得

畫是有圖本則儀式具在按圖製造可無舛錯則知畫之所關蓋甚大矣

陳思王畫贊序曰畫者鳥書之流首明德馬后美于色厚于德帝田觀

之堂從觀畫過齊廟見城星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者為妃又前

見陶唐之像后指克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

所見多矣古人之畫如顧愷之孝經圖列女圖關公本職貢圖馬和之毛詩

國風圖諸人所作旅藝園瑞應圖歷代帝王像歷代名臣像諸畫皆可謂之全無關於正理無裨於世教即董自廣川畫跋蓋不甚評畫之高下但論古今之章程儀式可謂極備美天子欲識禮制度考文則此書恐不可缺宣和博古圖所載鐘鼎彝器之圖蓋登其上尊中尊之屬極為詳其大小尺寸容受升合與夫花紋款識無不備具三代典刑所以得傳於世者猶賴此書之存也古人論畫有六法有三病蓋六法即氣韻生動六者是也而三病則曰板曰刻曰結又以為首注月筆以下五者可學如其氣韻固在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刻點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氣韻本乎道心神采生于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筆盡意在像應神全夫肉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神不困也此段雖只論畫却似莊子輪扁斲輪語論畫者又云夫畫特忘形貌象車馬、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夫謹細巧密世孰不謂之為工即蓋然深于畫者蓋不之取也以其近于三病也世之評畫者主三品之目一曰神品二曰妙品三曰能品又有主逸品之目于神品之目上者余初謂逸品不當在神品上後閱古人論畫又有自然之目則真若有出于神品之上者其論以為失于自然而後神失于神而後妙失于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為謹細自然為上品之上神為上品之中妙為上品之下精為中品之上細謹為中品之中立此五等以已六法以貫衆妙非大神逸識高情超心是者豈可議乎知畫鳴呼夫又待神逸識高情超心慧然後知畫宜乎歷數百代而難其人也○宗少文云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歷凡五嶽名山皆圖之於室曰惟當澄懷觀道以遊之琴瑟動操欲令衆山皆響若如此然後可以言知畫然世豈復有此等人哉余觀古之登山者皆有遊名山記縱其文筆高妙善於摩寫極力形容盡精刻然于語言文字之間使人想像終不得其面目不若圖之能素則其山水之出深烟雲之吞吐一舉目皆在吾手得

以神遊其間顧不勝於文章萬一即○世人家多寶力加以好手開好古之家亦曾蓄畫遂買數十幅於家客至懸之中堂誇以為觀美今之所稱好畫者皆此輩耳其有能辨精真贗知山頭要得橫樹枝要圓潤石作三面路分兩歧紋線有血脈遠近有變幻如此者千百中四五人而已必欲如宗少文者蓋曠百劫而未見一也○今人皆稱顧陸之筆然此特晉宋間人耳余家有漢人畫其畫非線非樹乃畫於布帛上沈沈之山東買回問彼處盜墓人每發一墓則其中不下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如今之畫畫間有幹男色者畫法與諸釋中有一碑上所畫之人大約相類其筆甚拙顧陸尚有其適意至唐則漸入于巧矣夫車馬者畫也雖入大水為魚推有大章故唐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即畫氣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觀北齊郭子才文宣帝哀冊文云擊鼓輿而兩泣王筠昭明太子哀冊文曰層輅載一江德陳宣帝哀冊文云望塵傳而擊擗悲謝數皇后哀策文云懷層衛而近首則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蓋置手櫃之四旁以防狐兔穿穴其畫春情似厭勝蛟龍侵犯之也後見王應麟言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虎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于今知公諸謂漢季高王稚子高貴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陸宗唐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能入神始用苦思而古畫稍減矣觀此則畫家相沿一定而不易善畫者望而知其年代先後矣○楊升菴云按王蒙之碑地絕勝碑目載蘇州臨江市丁房雙閣高二丈餘上為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列雙扉其一扉微啟有美人出半面而三巧妙動人又雲陽縣處士金延唐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皆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始應麟而云而已然謂美人但出半面便能動人孰謂漢人之畫專於拙即蓋嚴巧於拙此其所以非後世所能及也○昔人之評畫者謂畫人物則今不如古畫山水則古不如今此一一定之論也蓋自五代以後不見有顧陸頭陸探微吳道玄闡主本五代以前不見有閻全判浩李成范寬董

北苑僧巨然 王摩詰演教圖是設色者山水人物無不臻妙顧虎頭女史
 箴筆是人物女人有三寸許長皆有生氣似欲行者此神而不失其自然正
 所謂上之又上者歟 宋初承五代之後工畫人物者甚多此後則漸工山
 水而畫人物者漸少矣故畫人物者可數而畫神宗朝有李龍眠高宗朝有
 馬和之馬遠元有趙松雪錢舜舉非極盛國朝戴文進此皆可以並駕古人
 無得而議者其次如杜樞居吳小僊皆畫人物然杜則傷于秀媚而古樸
 吳用筆法而拙法亡矣曾見馬遠畫呈官一小幀有十二三箇道士着通服
 立於雲端似有朝真之意雲是鈎染其相貌威嚴中具清逸之態不招不
 古當不在易和之下則知遠蓋長人物者 畫之品格亦只是以時而降
 其所謂少韻者蓋指南宋院體諸人而言身若李范董巨安得以此少之哉
 元人之畫遠出南宋諸人之上文衡山評趙集賢之畫以為唐人品格倪
 雲林亦以高尚畫與石室先生東坡居士並論蓋二公神韻最高能脫去南
 宋院體之習其次則以黃子久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為四大家蓋子久升
 明仲圭皆字畫巨而雲林專學荆關黃之蒼古倪之簡遠王之秀潤吳之傑
 逸四家之畫其筆墨位置氣韻生動無不畢具即所謂六法兼備者也此外
 如陳惟允趙孟頫長馬文璧陸天遊徐幼文諸人其韻亦勝蓋因此輩皆高人
 心仕胡元隱居永志日徜徉於山水之間故深得真情狀且從荆關董巨中
 來其傳派又正則安得不遠出前代之上耶乃知昔人所言一領人呂高二
 要歸諸古蓋不虛也 衡山評畫以趙松雪高房山元四大家及沈石田之
 畫品格居宋人止以其韻勝耳況古之高人輿到即着筆點染故只是單
 幅難對軸亦少今京師貴人動輒以數百金買宋人四幅大畫止山谷所謂
 以千金購取者縱真亦不佳而況未必真乎 元人又有柯丹丘九思台州
 人樣茅竹石金師東坡其大樸枝幹皆以一筆塗抹不見有痕迹處蓋遠而
 不遠神而不神盤旋于二者之間不可得而名然斯非俗士所能夢見也

余家有倪雲林所作樹石遠軸自題云嘗見常樂佛因地圓山石林木皆草
 草而成迥有出塵之格而意態畢備及見高仲器即中家張行水牛圖枯柳
 岸石亦率意為之謂之疎勝石室先生東坡居士所作樹石正得此也近世
 惟高尚者能領畧之耳余雖不敏頗仿像其高勝不敢盤旋於其間其
 庶幾所謂自然者乎 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種
 指松雪出于李龍眠李龍眠出于顧惟之此所謂纖線描馬和之馬遠則出
 于吳道子此所謂簡筆描也其法固自不同畫山水亦有數家間全剽清其
 一家也李成范寬其一家也董源僧巨然其一家也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數
 家筆力神韻並備後之作畫者鮮宗此數家便是正脉若南宋馬遠夏圭此
 是高手馬人物最勝其樹石行筆甚遒勁夏圭善用焦墨是畫家特出者然
 只是院體 雲林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
 這氣身生固較其是與非置之聲與陳枝之糾與直哉或畫林久之他人視
 以為麻為虛僕亦不能強辨為竹真沒索覓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為何物耳
 雲林各張後仲書曰瓚比承命俾盡陳子桓刺原園散不承命唯謹自在
 城中洵一畧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閑靜處始得讀刺原事跡園為景物曲
 折能畫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多筆一點染遺其驍黃壯壯之形色則又
 非所以為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得遠筆州一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
 近遊陽米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意恐無所不
 有寬矣乎誰可責乎人以不賢也是僕有以取之即觀雲林此三言其即
 所謂自然者耶故曰聊以寫胸中這氣身今畫者無此這氣其何以窺雲林
 之廊廡耶 王叔明洪武初為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太山
 叔明張倡素于壁每興至則着筆凡三年而畫成傳色都了時陳惟允為泰
 南經歷與叔明皆妙于畫且相契厚一日齊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
 允曰改此畫為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傳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即以筆塗粉

然色殊不活惟先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為小兒更粉筆張滿彈之粉在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為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雪霽圖自誇以為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報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六善畫聞陳氏蓄此圖往觀之外其下兩日不去以為斯世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曰余昔親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也後歸嘉興姚御史公經未幾姚氏火此圖燬矣西湖飛來峰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楊遜僧所琢也下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刻落處近時孫子補之方崇陵為秋官即慮因江南遇松索筆題之曰飛來峰天奇也自楊德統琢之天奇損矣叔明畫人奇也自孫軍子補之人奇索矣此二者乃山中不戴不平之疑索子注官也不翻是索何以服人崇陵鄭少谷友也凡江南山水皆有題詠 吾松善畫者在陽國時莫過雪雲而其平遠法李成山水師郭熙蓋郭亦本之李成也筆墨清潤全無俗氣張梅叢畫尊老得吳道子筆法任水盡畫鳥有拳龍眠遺意此三人傳亦最正可稱名家其他如圖繪寶鑑所載沈月溪則未嘗見其蹟張可觀黃馬遠張子政學黃大痴筆墨皆是但不化耳未盡辨張以文畫山水亦好然只是遊戲未必精刻畫公種世謂之章臘閣 國初人士猶有先輩之風都喜學畫顧謹中經進集有自題畫竹詩其後朱孔易夏以平金應陽顧應文之輩世亦有其畫然筆墨皆濁其古前代諸公不啻數十塵矣 我朝特設仁智殿以處畫士一時在院中者人物則將子成翎毛則龍西之邊景昭山水則高喜石銳練川馬軼李在倪端陳暉季昭蘇州人鍾欽禮富樞人王謬廷直奉化人朱端北京人然此輩皆畫家第二流但當置之能品耳我朝善畫者甚多若行家當以戴文進為第一而吳小仙杜古狂周東村其次也利家則以沈石田為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陳白易其次也戴文進畫尊老用鐵線描間亦用蘭葉描其人物描法則吾頭鼠尾行筆有頓挫且

用蘭葉描而稍變其法者自是純後其開相六妙遠出南宋以後諸人之上山水師馬夏者亦稱合作乃院體中第一手 石田學黃大痴吳仲圭王叔明皆逼真往一過之獨學雲林不甚似余有石田畫一小卷是學雲林者後跋尾云此卷倣雲林筆意為之然雲林以簡余以繁夫筆簡而意盡此其所難到也此卷畫法稍繁然自是佳品但比雲林覺太行耳 衡山李利家觀其學趙集賢設色與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蓋利而未嘗不行者也戴文進則單是行身終不能盡利此則限於人品也 沈石田畫法從董巨中來而於元人四大家之畫極意臨摹皆得其三昧故其意意高遠筆墨清潤而於梁宣之際元氣淋漓誠有如所謂詩中有畫、中有詩者昔人謂王維之筆天機所到非畫工所能及余謂石田亦然 嘉興姚雲東公後以甲科為御史工詩善畫喜臨摹其臨趙松雪王叔明二家畫氣韻皆妙間寫梅道人竹石亦瀟灑可愛 周東村名白字舜卿蘇州人其畫法宋人學馬夏者若與戴靜菴並驅則五有所長未知其果孰先也亦是院體中一高手聞唐六如有人求畫若自己懶于看筆則倩東村代為之客或有此也 嘗見徐髯仙家有杜古狂所畫雷神一幅人多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砢者狀貌皆奇古畧無前所謂秀媚之態蓋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設客曰此杜樞居輞川園也 陶雲湖名永字孟學揚州人曾中鄉舉其畫老子牧羊前花皆妙絕一時謂之草聖若樹石則都是卯氣不足觀矣陶朱射陂外祖 文休承衡山次子以歲貢為湖廣官堂為余臨王叔明泉石閣齋園其皴染信脫墨氣秀潤亦何必減黃鶴山樵耶 王吉山逢原是南原泰政之子美才華能畫初不聞其善畫嘗見其作松塢高士贈東橋公是大設色乃規模趙集賢者作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跌坐其下雖無畫家蹤跡然自殊秀可愛蓋其風韻皆力出于天成也 開化時儼歸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

圖錢雙鵝錦最俗不可背古畫只背古人裝堂六俗也 蘇本居軸以石灰
陽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耐角軸引款又向軸多有遺臭氣體厚同運共茂古
者紙素既古自有古者也 標編條側指半係細水綿者作畫帶不生毛以
刀刺標中間結縷間套挂線法卷即縛之又不在畫心者指畫無指帶隱隱
尋常畫中多有損者得破故也書多腰損上然略一縛之島用力毫不損畫
嘉祐中一人收益楊震印以石粉休皆略好竭力收後全同三家畫石代
差優陽心四世五公字印跡之無一軸在者即印多乃篆字其旁大略標佳
高略似江南畫印題曰徐熙蜀畫神便題曰關主本王位韓倪皆可飽倒
其孫携韓倪散放固全乃双幅上驢二十餘枚不及在自編筆畫深黃佳
文從家索價四百貫而上左以於作牌子題曰韓省口散放固不疑家寶其
上一印鎮江軍節度使印墨油印者其大四寸許文展下一印只略有唐
印景小入文細諸人共其其傳久之無人信遂以五十千質與江氏而去因
嘆之曰華堂之上清晨一群驢子嘶咬是何氣象 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
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像多佳者烟畫損本色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
吳生周防韓幹後宋皆以熟絹半熟入者提此報版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今
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之虎便之不足唐川也張僧繇圖今畫世所存者皆
生絹南唐畫皆粗絹徐熙絹或也布 文虎博以古畫背作逆意在臂惜然
貼絹背者細愈損疾令人居風俗畫一二手即新製粉、落種也便是收壁
畫製畫畫以時奉舒近人手須自不壞歲久不向者隨軸乳新到脫粉補不
成也 紙上畫畫不可以絹背難熟得新終硬又後唐書畫面上成絹後畫
則為首久之低毛生絹所唐也同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卿
痛以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框後畫者墨色見磨在紙上而絹後透紙始
恨之乃欲以款傳一張畫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奎章閣有徽宗畫承事
殿曲宴圖并書自製曲宴記 王晉卿初尉密學堂岳快仙佛折技禽畜凡

三快後入宣和內府徽宗自書畫人姓名後加寶曆其上無款
前輩山水畫高人逸士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癖中丘壑進映迴轉
初、不可終還而沐於後素之間意誠不在畫也自六朝以來一度而王維
張璪畢宏鄭虔再及而荆關三變而董元李成范寬極矣若黃子久則既却
幾畫然不過淵源董元今士大夫能畫者多師之川岑林石紙是筆尖拖出
了無古法便自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不知量也全有黃子久畫數軸雖
不能如唐宋高古然舒之屋壁則覺山川雄深林木鬱茂烟雲濛濛乃其落
筆自適邊想其時有兔起鶻落之勢今人有此乎 三代漢畫可見者
金石耳猶可想古人典刑也漢孝翁五瑞碑所刻者黃龍白虎連理木嘉禾
有一人承甘露於喬木之下武梁祠堂畫記自伏羲至及桀齊公至秦王賢
仲至李善及朱子春秋胡亥長婦魏後母子之類合七十六人雖形質粗具
而古朴可玩繪事不古於此天 漢人步圖畫於墟墓間范史趙岐傳云岐
自為壽藏圖李札子產嬰娶叔向四像居左仁自畫其像居右位皆為諸項
家在荊州古郢城中嘗見不其今董君立碑圖數人展一樹扶跡佳馬其
上下有三鶴一甚高古漢人麒麟二瑞碑極多今鎮江府學有二石 余
於一肯重處得唐人雪景乳牛圖尚是宣和舊裝失去徽宗題識裱校別以
新者綴之後俱元人詩跋想宋亡後流落民間應得後隨上有戴嵩乳牛圖
五字筆法高古遒勁意非萬不能到也 嘗見郭忠恕雪霽江行圖有宣和
題識而無語無之想自唐子講成後搆得者余家有唐八雙鈞郭填石屏長
風賢識飛白三帖卷既落止存唐思東閣印章今書譜六無之此類甚眾喜
鑒者不泥也 無諸采翁諸家記錄或目下接迹非出一手故有自相矛盾
者如山水却稱王士文並有諸家之妙而宮室却以皂隸目之之類許道寧
條稱張文懿公溪加賞愛非徽宗白語並仍勸道醇名畫評之詞也 道
醇名畫評列許道寧妙品稱其精妙得本成之氣而柯敬仲不甚喜之謂早

年而愈大勝至中年成名稍自檢束且細微處始入妙理堂見道事秋山
晴嵐圖一大卷散仲跋為晚年之作有與獎諸物同係其遺乎 宋南渡郭
有僧梵隆字茂宗跡無住師李伯時白描人物山水思深格度之無見難加
題品余家藏連社國人物差短筆法為傑作出水紋謝靈運詩馬極不雅
且不布景當是諱其所短也李嵩工人物花鳥畫皆善山水余家有二人奉
高宗詔合畫中興六陵圖而名畫實鑒以始為米李人指未之識考也 吳

偉仙仙釋人物神生動下筆不遺墨但不古有二種俗氣山水樹石俱節
斧劈皴甚獨俗平山浪路傳其法往往河肆壁間有上官呼之不至掛其石
子而使之畫指華郭也 唐子長巨多周巨筆要在具眼難之子畏時周
而青於藍郭之辨也或問周巨畫何以俗曰祇少得唐主數十卷書身
友人嚴道徽有周微畫一卷惟是微元人以詩石不間能畫乃知耳目之所
不及掛漏多矣題字學蘇長公六佳舊藏海虞一士人家沈啟南見而驚歎
不釋于主人捐贈之啟南感其意為作銅官秋色圖啟南平生落筆者動數
學倪雲林不甚似此則幾逼其矣後因其父追覓復索還因裝作一軸王元
美題云啟南欲以己畫作屬婦不意得嫌夫之遂成延津之合無論得失皆
佳事也 郭恕先界畫樓閣層見疊出良木工料之無一不合規矩其人
世以老狂士而實世外人也尚於小藝委曲精微如此今之作畫者握筆不
知輕重而揮筆如飛墨信手塗抹何哉 黃大痴題張子政所畫山水云山
水之作時自漢唐古畫遺墨不滅多見米南宮評品稱畫北苑山水無筆
點李成范寬俗氣一片江南景也厥後僧巨然陸道士皆宗其法陸筆筆見
然筆性有之亦有過於筆者其有學于然者曰江貫通用墨輕淡句筆林
木樹葉排列疎疎宋人上於之視然則大有徑庭矣作山水者必以董為師
法如吟詩之學杜也夫大元聖世區城之大前古無倚高公遠近北苑其用墨
高古用墨沉著天真自然特主難置之巨然之石三何泰為相雪文敏公生

於宋末而學問之道凡經史子集古樂府音律天文地理百家之強無不諳
其深妙生特書畫而已以其翰墨入神機其實學焉思生多矣復侍杖屨
于松雪齋中動履歲月目擊揮灑耳聆談論至于丹青樂論之理莫不授獎
而訓誨之何可忘也惟其頑懶荒惰日以滑稽心事無負于公身教十年
未見張子改其先世宣動王宣初開饒潘于鯨波之間為一代偉事古皆河
華領袖古傳之所未載者而子孫乃能從事此道賴房山松雪几京可作上
將喜而進之其僕老矣老誠有愧而畏焉者至五年六月廿又七日後學
黃望時年七十有七視此則子政乃張璪之子孫也子政石守中 蘇軾

王獻之謝安石陶弘景黃長庸司馬溫公晁無咎張伯雨皆善畫不以書行述
勝以書行或什伯倍蓰也 范寬長江萬里因泰有人醉覓春酒虎：處人
醉言溪湖之多春酒表其色也 楊維禎之兄維翰字子固善畫竹石墨蘭
一時有趙彞齋二字子固畫亦相上下 米元章謂畫可臨可摹畫可臨不
可摹蓋臨得勢摹得形畫但得形則論於匠事其過畫失矣 寫梅筆先石
室皆以墨漬花頭至楊無咎補之始用墨法鐵樹丁檉橫斜水石間極有格
致詞之者徐勣功趙子固墨堂之王元章吳仲圭元章雖自標置不輕為人
作而作花蟹蘭任意仲圭奇怪沈沈若出人意外余見其一幅如三四寸畫
縮凍起一旁橫五六丁止作二花一在紙地勾圓一就梗倚出奇哉可與余
所藏一葉字並珍也 黃子久有書讀畫圖 李方叔題開合繪石云石
之立者左右視之各見其面觀之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卧者上下視之各見
其面厚薄廣狹之形筆墨略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又求其意趣此千古
繪石法也得之者唯東坡趙孟頫意若他人又涉擬議矣 文與可世但稱
其墨竹擅千古之妙蓋其詞筆琬麗六非奉黃以下人嘗見其朱櫻歌曰金
衣珠舍弄深樹繁榮朱櫻雖老綴上辛離宮促薦新蘇蘇實龍彩瑞霞凝寶
作凡珠尚軟油或成津春初割石王午出鼓荷蘭鬚翠一盤紅絲獨即李頎

筆為之六不通如是固知風指雲軒騰騰空皆從錦胸中躍出斷非凡手
腕可追者余堂與一友人論繪事云在多讀書初時誤讀其語久乃漸信以
其證入漸深身繪事必以微茫隱隱為妙境非性靈虛微者未易入所
謂氣韻者在生知正此虛微中而含意多耳其他精刻描摹極力行高
流筋次問何聞也王介甫稍急靈機以是往在文耳其詩有云欲寄遠
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以悲壯求琴難求琴難求琴難求琴難求
謂非善鑒也 蔡天啟自寫平尚老本恰極沉鬱又留餘地情李伯時作
諸落屬遂作一筋子戴天啟以領其趣竹嬾曰畫雖小伎必須勝流同作
計去無偏枯之恨所謂墨子同心金石氣貫渾然成一部鼓吹也徐潤卿收
得文休承與朱清溪錢屋舍馬驢草山房圖混然無起上落接之迹觀見
當時釋形怡真之妙雖齊古人可也 每見梁楷諸人寫佛道諸像細入其
髮而樹石點微則極微者多不佳思有以傍既蒼潤不密不借此以取
遂之氣耳至吳道子以掃筆為首而肘腕而衣袂舒暢若從上此意也歷如
劉頭陀門一燕師以子房陳平畫捕俠遊順而無禁將重筆主疏有一筆
即成死局矣 宋中書門下省及樞密學士院昭賢堂即與一手畫中問其
有傑然者唯學士院春工晚景為尤工 唐玄宗既命李思訓吳道子各圖
嘉陵山水於大同殿壁王維又別用絹素寫之謂之小景宋王履道題云
江山已暗大同殿壁猶喧喧碧池別寫嘉陵三百里左右心手與誰知摩
詰手蹟世難得見而小景之法亦畫家妙境倘遇高 大障有古人奇絕者
必須仰師此法耳 秘授之不以畫名穎川公庫有其手卷顧惟之排摩詰
精采照人未第託人之卷之無一筆似主欲上之御府之圖工奉賜者千載
之傳如唐文皇榻蘭亭故事其神妙可以想見乃知畫之一藝宜屬慧業文
人非凡子可以仰希也 文湖州為馬人寫竹克難囑曰無令着語作其
未蓋子瞻與文既同臭味又文光墨焰足映發故也述畫既佳又何須人着

語元倪黃諸君片紙出則鐵崖伯兩輩橫而題之止是一時打關習氣惟矣
仲圭白著梅花庵主外不着它人一字當知鵬搏獅驟決不藉人扶掖此老
真龍爭千古人也 余昔與沈與回論畫曰必先多讀書讀書多見古今事
變多不狃狹者見聞自然胸次浩蕩山川雲霧透入性中時一灑寫何患不
臻妙耶 徐子璠云王孫雲鳳滿陽陂陂國即清明上河圖也不知何據然
余詳視國中雖作大小舟舫絕無相親之意今京師雜貨鋪安上河圖索價
一金所作大小盤碗不同想子璠所親本有異身余友譚梁生一本是張擇
端寫有宣和天曆等重畫當時畫院中寫者非一人惟擇端卷見當道君若
孤雲乃元處士余有其村社時歸因難入纖細而格力超勝則院中人所不
也 徐熙之子崇嗣畫水不作墨圈以朱色漬畫出謂之沒骨花此沈存
中說也然王晉卿收崇嗣畫為藥石沒骨圖考鄭虔胡本草之芍藥一名沒
骨表則存中語之或未必然耶 唐陸生所畫經宋書院待詔所作畫韻雅
凡而法度在昔人難者論之其於今日士大夫絕不留意時空疎荒之
習勝此二種亦不可輕也責其可得古人影響耳 畫家淺深也始於重元
或於黃子久謂之吳裝至文沈遂成專尚樓觀如金碧淡韻如白描澹墨間
一為之耳 劉定道畫照盆孩兒以手指影上相指形影分明此等畫法
不傳久矣 孝九庭世耕文微
古人林木畫石本與山水別行大抵山水意高深迴環俯有一時氣象而林石
則草一逆筆中見低仰虧蔽與聚散應之致而已不若畫丘特如山水而林
石更造微觀過源本營丘故所作蕭散簡遠多林木畫石之仙也 昔顧愷
之象人張僧繇畫龍得時不時點睛以存神明在阿堵中也山水林石家以若
扁眉目古人極不草一毫間白石前積畫一區俱未點若語人口今日意思
昏鈍俟精明澄澈時為之耳 畫中有天地作地極難矣陰通塞以面徑直
要須了了於胸而後了了於筆可也若夫畫中之天即是空虛空虛宜取若

力此不無工拙者以其偏處有安不妥耳 繪事要明取于取者形象彷彿唐以筆勾形之其致用雖在果設而妙運則貴於隨新續若其筆描畫即板結之病生矣予者筆新意會如山之虛廓樹之古枝凡有無之間是也 姜白石論畫曰一頂人品高文徵老自題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乃知點墨落紙大非細事必須胸中廓然無一物然後烟雲秀色與天地生之氣自然溘泊筆下幻出奇詭若畫世金澤書未盡即日對其筆日事妙蹟到頭只與蘇米巧壤之工爭巧拙於毫厘也 陳即老堂謂金言黃子久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林深篠中坐意態忘人不知其為何又無往即中通海處看激流奔浪雖風雨驟至水怖悲涼而不顧瞻此大處之筆而以沉鬱變化我與造物爭神奇我 梅花道人吳仲圭為人孤潔處厚序堂寓吾里春波草閣食貧課子蕭然自居非類不得而干也每作繪就即銷鑰之不要以示人有富人具肥甘往餽初上狀然接之已而盛及增事款之二即屬色絕之患度其體適噫筆小技也非清操寡行則不工是言世俗庸妄人所不得窺閱其間耶 山行遇奇樹怪石即具指墨四面約畧取之此詩家錦囊之儲也 作畫如蒸雲度空瀾石一任灑瀟瀟露掩明不可預定要不失天成之佳乃為合作學畫如洗石舊畫得沙瀾土則靈竅自呈勇已自現之者於當時時時真掌於釋用時深加觀力方有入路耳 倪雲林為廬山南作六君子圖乃松柏樟楠槐榆六樹行列修疎密掩映位置得宜而皆在平地且氣象蕭索有賢人在下位之象豈感當時朝野名譽高流隱遁而居是歟此老胸次冰雪烟雲相為出沒筆端固自勝飽而具奇所託此非凡俗所測也 勝國時周菊窗山水能於神明大庭兩家法度外獨標平淡清遠之趣嘗觀其作義興諸山奄有倪迹跡散而細密之意自在此 君畫不大頭二嬭為人妾作故不易得耳 嘉善布衣姜愛蓮者紅心間人畫法吳仲圭筆意姚神史公後猶及見之 居南谷節丈樹山高足畫法簡

遠清婉有宋人之致作小景貽戴子文後四十年後題其上云點墨青山四十年寸鐵不改舊風烟散人漫竊江湖辦未買松陵一釣船其風流文雅可知矣 嘗見梅道人為葛可久作中山圖四面皆高嶺而中以淡墨一峰尖反抵于四山觀者咸不解其妙余曰孫興公天台賦云倒剌重淵崖峰于嶺此非所謂隱峰者耶 余將白巖回與門人陳衛伯維舟八里灘推蓬開筆寫古岸荒茶作墨硯一石四面草棘叢生無中際一線白布想進其止不作倚壁傾然為雲為霧為烟為雨為不可知而已而自覺生動之趣不可沒因與陳生極論繪事余曰凡畫有三次第一曰目之所容凡置身處非遠客即曉朗水邊林下多景所湊處是也二曰目之所觸或奇勝或渺遠泉落雲生帆移鳥去是也三曰意之所將目力難窮而情脈不斷處是也然又有意所忽處如寫一樹一石必有草葉點綴處寫長景又有意到筆不到為神氣所吞處是非有心於忽蓋不得不忽也其於佛法相宗所云極細色極畧色之謂也今世畫者惟不通此一法故一點刻畫板挺而絕無飛動之韻耳 金華吳少君畫洗硯圖於疎林下界露巖磽一硯草中更不作人物余以此硯硯圖於柳枝沙岸邊一老僧主而不作硯但題句云烟中雲樹出波以風外柳枝斜又斜秋色不禁初到眼偶因洗硯立平沙他日少君見而笑曰吾兩人繪事正如公羊穀梁左氏之傳春秋先後錯雜各自主義而已 張黃門靖之先生負海內重名與時不能循仰拂衣春退性喜繪事不輕與人與余少時曾見其海天落照石鼎飛瀑二幀於吳淞區家極說庵奇偉之致近又於里中荏蒨肅公諸孫處見李白看廬山瀑布圖泉聲樹石縱橫森布中一唐帽紅衫人仰面掀袖豪態溢而出其有傾河倒峽之氣勢予嘗也抑先生假以自寓予余但有一小幀一老僧并倚樹竿徒類予昂而特饒姿遒耳 平生嘗見江貫道竹枝沙岸於張翼庵先生所用意微從後臨欲有欲無兼應應之趣如在空江之瀟灑以一日留者又見文淵

州一錄出括之機濃渾如漆功可畏入北同手王懷我家得展管仲如一卷于稍為筆墨而無風窮極態度最後見馮具區先生所藏梅花和尙一黃竹止作枯葉亂出以片玉假之更就清韻乃知古人筆墨之妙出入變化於濃淡多寡間唯占勝場初無定矩也 李九真紫雲雜錄

跋唐人馬卷口唐文皇石刻昭陵六馬故子孫多馬料代宗有九花德宗有神

智如趙昭師以首金勒控以紫玉鞭卷以一品科故其國祿傳人間歌咏

不絕此卷唐人羊題跋剪已去人馬高商平安江陰王麟即先生世藏其佳

福州守受 公解永發之環回詩玩姿態毛肯如生所謂寫真佳之狀不在

水中移腰裏之形出於天上空為曹霸所作即之麟筆未能與之絕慶而爭

驅也 跋鄭茂叔家藏宣和畫卷口道君有畫癖其古今名畫凡一百條列

十四門總一千五百件名曰宣和畫譜其故能妙體衆形並工六法獨于翎

毛尤為注意如此圖水鳥畫實野兔生氣飛動畫史莫遠也宣和四年駕幸

秘書省記再宣宣執三公親王使相從官觀御府圖書顧景攸分賜後官以

下各得御畫屏巨幅佩折中以爭道君為之大笑自此以後並與畫學教育

衆史如進士科下題孔士種之博士考其藝能每旬日出御藏圖軸而命

中官押送院以示學人仍責軍領狀以防遺隱其損其為好異常即得不冠

今古若移此於治天下大經大法雖比肩陶唐可矣展卷為之浩歎 書黃

大痴二十幅畫冊曰黃大痴過板畫冊二十幅為陳彥輔作永嘉張公子貽

之構事沈季山季山出示余義勃然談大異本邑季山論江陵奪情廷杖還

成江陵敗起官至我政少 馬其人磊落慷慨而後耳熟嘗於情張季浮大

白不斷 昔禮初招余飲件四六啟見投已贈余詩云門多長者頻投轄氣

奪凡夫不下樓余不敢當也季山致無子童去年出四百七十金從其從子

購之今藏于家余得時 飽玩陳彥應藏張旭春草帖建春草堂人多題詠清鑑可知故大痴不惜拋撇墨寶如此 陳眉公集題跋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翫傲所常樂也煙蘿隱逸

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親也塵囂矜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烟霞仙聖此人

情所常頌而不得見也直以太平盛世日居親之心而隆高舉一身出處節義

斯係豈仁人高蹈遠引為離世絕俗之行而必與筆穎好畫黃倚同芳哉白

駒之詩紫芝之詠皆不得已而長往者也然則林泉之致烟霞之侶寧在

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點然出之不下堂筵坐聽泉聲看畫鳥啼休約存身

山光水色倪謙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水

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輕心臨之豈不無神視觀獨清風也哉 畫山水

有體鋪舒為宏闊而無餘俯縮為小景而不少者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

臨之則價高以騷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須遠而觀

之方見得一陣山川之形勢氣象若士女人物小小之筆則掌中凡上一展

便見一覽便盡此皆畫之法也 世之為論謂山水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

遊者有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為得何

者觀今山川地占數百里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

君子之所以為慕林泉者正謂此耳處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遠而鑒者又

當以此意窮之此之謂不失其本意 畫亦有相法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

地面皆渾厚闊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非特論相理當如此故也

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鍾王虞柳久必入其彷彿至於大人達士不向

于一家必無收並覽廣識博考以使我自成一派然後為得今齊魯之士惟

慕營丘關陝之士惟摹范寬一已之學猶為踴躍況齊魯關陝幅員數千里

州州縣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為病正謂出于一律而不肯聽者不

可謂不聽之人迨由陳迹人之耳目喜新厭故天下之同情也故子以為大

人達士不局於一家者也 柳子厚善論為文余以為不止於文萬事有訣

畫當如是況於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意精以一